

乡土情

南通胃 南通话

□刘洪

因为疫情,在外求学的儿子,回国之路变得更加遥远。昨晚视频时,儿子突然提及南通的特产,他好怀念舅妈每年找人定做的年糕,还向女朋友炫耀,日本的年糕不如家乡的好。

到国外后,儿子每次视频,总爱说几句不着调的南通话(儿子三十个月才开始学说话,因而错过了最佳的学习方言的语言期。他南通话听得懂,就是不会说),还隔着屏幕,让我们用南通话喊他的名字。为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为啥有人说离开祖国后反而更爱国,更珍惜中国文化。

中国胃,南通胃,刘家胃,已经深深印刻在儿子的基因里。我祖父是南通第一位特级厨师,父亲耳濡目染,也喜爱烹饪。儿子从小吃他外公烧的菜长大。外公去世后,儿子最不适应的就是饮食。一天,他在一家饭店品尝到一道菜,他说,竟然吃出了外公烧的菜的味道,还打包带回家给外婆品尝。那一刻,我潸然泪下,非常后悔没有跟着父亲学学厨艺,光坐享其成了。

由儿子又不禁想到我的学生——体操世界冠军黄旭。他每次见到我,或电话联系时,都情不自禁地说起地道的南通话。他最爱吃南通的特色菜,炒野鸡丝。所谓“野鸡丝”,也就是用酱菜中的甜包瓜、纯精猪肉、鲜嫩生姜切成细丝烹制而成。前几天,母亲已经念叨准备炒野鸡丝了,因为天太冷,我劝阻了。父亲在世时,每到过年都会炒野鸡丝,然后分发给亲朋好友。母亲虽然手艺不及父亲,但多少能一解我们的馋欲,也寄托着我们对父亲的思念。

儿子对家乡美食的思念,不禁勾起了他女朋友对她家乡的思念。她截屏给我看她家乡的大草莓。每逢过节,儿子总是跟着女朋友参加东北留学生的聚会。聚会时,留学生们都会自己备馅、自己擀面、包饺子。可惜的是,儿子在国内时也没有学习烹饪,无法一展身手。他最拿手的就是蛋炒饭、下方便面。有时,实在想解馋,就隔着屏幕,让外婆现场指导,但总是不尽如人意。

写这篇随笔时,同事郭敏让孩子给我送来了两个小饭团。郭老师为了鼓励学生将节约粮食落到实处,要求学生必须每天把食堂送的饭全部吃完,吃不完的,就让学生加些简单的配料,比如海苔、胡萝卜、肉松等,做成一个个饭团,全部分发完。小小饭团的创意,也值得向儿子推荐。郭老师用这一办法,教会每个孩子做饭团,让孩子们都掌握了一门生存技能,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

如今,劳动教育被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但要真正落地生根,见到成效,不妨就从身边的点滴做起。学烧几道家常菜,即便你将来远走他乡,甚至远涉重洋,依然能够满足胃的需求,以此缓解对家、对国的思念。

我准备寄点南通特产给儿子,儿子严词拒绝了。我只能期盼疫情早日过去,到时,我要补偿儿子,让他好好品尝一下地道的南通美食,满足他味蕾的需要,满足他胃的愿望,还要把我爷爷留下的几本烹饪书,向儿子好好显摆一下。

我的侄孙女满满正在学说话。我一再告诫我妹妹,一定要教孙女说南通话,错了最佳时期,想学就困难了。南通话,浓浓的乡音;南通菜,浓浓的乡情。

瞧,家庭微信群里,我妹刚上传了一段视频,我母亲正在教小重孙女说南通童谣:“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你有大头。”那标准的乡音,那么亲切,那么动听……



福牛迎春(剪纸)

蒋春昇

退休之后唱越剧

□雪梅

去年年底刚从单位退休那会儿,人忽然间闲下来了,心底的失落感油然而生。再找份称心如意的的工作岂是易事?正好单位有位退休的老职工在社区内组建了一支越剧乐队,每周的固定时间和地点,越剧爱好者们纷至沓来。他告诉我也爱唱越剧,就邀请我一起加入这支队伍。

初次来到他们活动的地点,还未进入,就听到乐器伴奏演唱曲,好一派热闹。乐队戏迷有十余人,分别来自不同的地方,年龄都在六十至七十岁之间,人群中数我年纪最轻。她们身上都佩戴着扩音器,一腔一调一步,声情并茂。唱戏能够愉悦身心,她们个个精气神饱满,一点都显

不出实际年龄。

戏迷们都称呼我同单位的老职工“王老师”,我也就这么称呼他了。王老师将我介绍给大家,说今后队伍里又多了一位越剧爱好者,其中一位大姐还将她的扩音器借给我,让我唱起来。我把在家里反复练习的两首曲子分别唱了一遍。尽管和乐不太准,但她们都说声调还不错,顿时信心倍增。拉乐器的师傅中有一对老夫妻,一个弹奏琵琶,一个拉越胡,琴瑟和谐;另外一对夫妇特地从通州区平潮赶来,风雨无阻,一个敲鼓板,一个唱越剧。听王老师说,这位唱越剧的大姐去年曾经中过一次风,半边身子不灵活,由于坚持来唱越剧,如今身子灵活多了。看来唱越剧还能延年益寿。还有一位大

梨园情

姐说她大女儿和我年龄一样大,她已七十好几了,由于老有所乐,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她唱的是花旦,演唱时那一招一式,表情神态还真挺专业的。我由衷地佩服王老师组建的这支队伍,弹奏乐器的师傅们凭借自己的爱好自学成才,多少曲谱在他们的手中演奏得惟妙惟肖,一点不亚于专业的。我想,唱越剧的戏迷们也许就是冲着他们的演奏水平和共同的爱好特地赶来的吧。

自从加入这支队伍,我的业余生活也充实多了。因为每周要参加活动,所以平时要求自己必须至少要学会两首越剧,在家反复试听学唱,这样既健脑,又愉悦身心,真是乐在其中!

刘桥之恋

□金振林

刘桥,我美丽富饶的故乡,我梦魂萦绕的生身之地!我多少回在梦中呼唤着你,刘桥啊,刘桥!

那里有我天真烂漫的记忆,有我童年的馈赠,一草一木,一沟一塘,小桥流水,青草池塘,无不充满童话的色彩,成为我创作不尽的源泉。

1951年夏,我考取崇英中学,从此离开故土。在南通三年,又跨入地质部南京地质学校。毕业后浪迹天涯,踏遍祖国的万水千山,为国找宝,一晃七十年矣。

记得离开刘桥时,母亲为我做了两双青布鞋,又用针线缝补我的衣衫,正如唐朝大诗人孟郊所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在外七十载,再忙、再累,每年我都要回乡一两次,那心境正如唐朝诗人宋之问所写: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而今,当年的童稚少年已成八十老翁,又应验了唐朝大诗人贺知

章的名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三首诗,是我一生对故乡的三种敬畏境界。

其实,游子在外,对故乡的历史、地理、人文、民俗,不甚了了。

真正认识故乡,是通过徐林生先生的一本《古镇刘桥》和何建军先生的文物、图表、碑帖开始的。那是两年前的暮春三月,徐林生和何建军走进胞弟金振平的庭院。初次见面,他们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朴实无华、笃实少言。取出书及图表,摊在床上向我介绍古刘桥的各种地标。徐林生是北京外贸学院毕业的、何建军仍在汽车站服务,二人并非文史地理工作者,却志趣相投,走到一起,同心协力,为刘桥古镇寻根溯源。

他们想写一本《古镇刘桥》,用心可嘉。这本是镇政府及文艺部门的事,他们义无反顾地揽在肩上,出钱出力、义务劳动。

故园情

去年清明时节,二人又来看我。除了增加很多图表,徐林生已将大纲打印成册。我认真看了之后,提出:除了地理标志外,还需要写刘桥的历史沿革、名人轶事、英烈志士、民风习俗。

二人不负众望,以艰苦的劳动,走街串巷,翻阅史志,采访老人,考证文物……吃尽苦头,自掏腰包,无怨无悔。他们怀着对刘桥的爱,心无旁骛、责无旁贷地做出了常人不敢想也不愿干的事,其原动力就是一句话,对家乡的爱。

通读《古镇刘桥》,我对家乡有了实质性的了解。这片红色的土地,不仅美丽丰饶、人才荟萃,更有许许多多的早逝英雄,如张慎修、宋祖望、陈极孝、蒋一、关爱英……是他们,曾经肝脑涂地,用鲜血染红了刘桥的四乡八野,每一寸土地上都记载着日本鬼子的血债。

刘桥古镇,是每一个刘桥人的生命摇篮。刘桥古镇,必有更加美好的未来!